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

人事部九十二

諫諍一

尚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為人臣之禮不顯諫顯明也謂明言三諫而不聽

則逃之逃去也君臣有義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

泣而隨之至親無去心至

又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

又曰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尸謂

人事無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邇近也和

辭讓者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其

左傳曰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

碯諫曰臣聞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

義所謂六逆也君義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

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

又曰魏獻子為政以戊為梗陽大夫梗陽人有獄魏戊不

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魏子將受之魏戊

謂閻汝女寬曰魏子晉大夫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

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

夫召二大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升諺曰唯

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對曰或賜昨二小人

酒不夕食昨飲酒醉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

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

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屬足也小

謂小人復居則恐食之不足故願以其腹為君子之心

又曰公將如嘗觀魚臧儔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

材不足以備器用君舉焉材謂皮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

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

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又曰宋華督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

親鄭以郕大鼎賂公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

宋本誤合
二小為示

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
子孫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
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竄其賂
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
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周內史
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又曰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
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閹謂
之太伯使其後掌之其後鬻拳之孫
又曰莊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
民也故會以訓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師

黃氏本作儀

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有四也以
大習之大習會禮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
又曰丹桓公楹丹離桓官桓公刻其桶謂之椽椽椽也刻其桶經書刻桓公桶也
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
君有恭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
婦覲用幣御孫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至
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雉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
修也以告虔也榛小栗也修補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
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
忘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

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也車牙車也

又曰晉靈公不君厚欵以雕墻墻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宰

夫脯熊蹯不熟殺之實諸畚使婦人載之以過朝趙盾士

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

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雷雷而後視之曰吾知

所過矣將改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

又曰晉師為楚所敗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

諫曰不可城濮之役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

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

聞關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

毒也是晉再勝而楚再敗也楚以是再世不競竟今天或者

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竟

穀梁曰陳靈公通於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於

其家咸秉其袖服以戲於朝世治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

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泄冶不能用其言而

殺之

周禮地官保氏掌諫王惡諫者以禮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孝經曰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

歟是何言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

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

宋本相

身不陷於不義

史記曰主父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人
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
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言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代
又曰趙高親近胡亥曰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殺之子嬰
諫曰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
而外令關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弗聽

又曰趙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諫曰耕事方
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秦夷郡縣城銷兵刃不復用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無
為諸侯者使後無攻戰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

廟詞廣云案夫字衍即大成午也見古今人表徐廣趙世家注云一作成

類聚二十四引此文正作大成午初學記十引作大成午

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入齊淳于越進諫曰
臣聞之殷周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
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
哉事不所古而能長久者者非所聞也

又曰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
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曰夫秦無道故沛
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
其樂此所謂助桀為雪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
於病願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灞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升孫通諫上曰太子仁
孝天下皆聞之吕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廢嫡

代字及行

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
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戲
又曰司馬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
馳獸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
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
犯屬車之清塵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
又曰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
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
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阜三年不飛不鳴是
何鳥也莊子曰三年不飛飛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

舉人退矣吾之知矣居數月淫益大甚蘇從乃入諫王曰
若聞令誅乎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
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
大悅

又曰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必貧困往見優孟言
我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
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孟曰若無遠
有所之則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反
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
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
相莊王許之三日優孟復來王曰婦言何對曰婦言慎無

為楚相孫叔敖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以得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寢丘侯四百戶以奉其祀

又曰優旃者秦倡侏儒也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光蕩蕩寇來不得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固難為為廕室於是二世以其故止

又曰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所言未嘗不聽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之於中上不忍致

之法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步疾數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乳母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

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與於上郡

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

又曰吳王謀反枚乘諫曰夫舉吳以訾於漢譬由蚘蚘之
脯群牛腐之齒利劍也

又曰南越自相攻上欲救之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非有
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閼便於用舟
地深昧而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
當其一夫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
得夫婦相守子孫相保陛下之德也陛下方寸之印丈二
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煩一戰而威德並行

又曰王吉字子陽為昌邑中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
而樂逸遊口倦乎叱咤手苦於轡捶身勞乎車與朝則冒
霜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冬則為風寒之

所侵薄以輒脆之玉体軀體犯勤勞之煩毒夫廣廈之下細穰
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
樂豈徒銜橛之間哉

又曰鮑宣每居位嘗上書諫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
安誠難也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厝誠難也陛下擢
臣山巖岩穴誠真有益毫毛豈徒欲臣美食大官重高門地哉
又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以明經為昌邑郎中令王動作
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
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
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與駟奴宰人

遊戲飲食過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遂曰臣痛社稷之危也

又曰張敞為膠東相王太后數出遊獵敞上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曲楚莊好畋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芳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將以帥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毋出門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傅姆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欽制不縱恣之宜也唯觀覽往古令后姬有所則書奏后不復出

又曰成帝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奢大劉向上書諫曰闔廬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秦皇帝葬

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高五十餘丈周五里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量工匠計以萬數數年之間被項羽之災懼牧豎之禍丘壠爛高者發掘必速竊為陛下羞之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

又曰王莽新即位恃府庫之富欲立威福乃拜十二部將軍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蚋之螫駘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治兵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

亦創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餘里轉輸之所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又曰王莽新即位立威而窮追匈奴莽將嚴尤諫曰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此一難也不然奉軍糧二難也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此四難也輜重自隨虜徐遁逃五難也功必不成莽不聽又曰成帝時王氏擅權群臣莫敢言梅福上書諫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又曰枚乘上書諫吳王曰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

宋本梅

縣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泉雖甚愚之人猶知其絕也

又曰谷末上疏諫成帝曰臣聞三代之所以隕社稷皆由婦人與群羣惡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失也

又曰伍被楚人諫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衣也因涕泣而起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一

宋本校計八頁黃氏景宋本復校

前空行

太平御覽

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二

人事部九十三

諫諍二 上三五

漢書曰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袁盎却慎夫人坐因前說曰臣聞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迺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不見人彘乎於是上迺悅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

又曰元帝時左將軍史丹護太子家事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涕泣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

年名號繫於百姓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

若此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應劭注曰以青規地曰青

又曰項羽發使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沛公怒不許蕭何

諫曰雖王漢中之惡猶不豈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曰今眾不

如百戰百敗不死何候周書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天漢

其稱美乎夫能屈一人之下而申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

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人致英傑收巴蜀定三秦天下

之事可圖也漢王善之遂之國

又曰周昌沛國人高祖時為御史大夫高祖欲廢呂后所

生太子立戚夫人之子如意為太子昌諫曰陛下若廢嫡

立庶臣不敢奉詔高祖乃止後太子立是為惠帝拜昌為

太傅

又曰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元帝求光中行幸不已廣德乃

上書諫曰臣竊見關東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

鄭衛之樂馳騁干戈恣獵于田野不恤百姓臣誠悼之今

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返宮與天下同憂樂上即

日還宮又帝欲酌祭宗廟出便橋欲御樓舡廣德乃當車

免冠頓首諫曰陛下宜從橋上帝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

不聽臣臣自刎頸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宗廟矣帝不

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前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舡危從橋

安聖主不涉危不履虛御史大夫言可用上曰曉人不當

如此耶乃從橋

應劭云宋本作大字青破缺

又曰劉向為宗正時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制發胡漢兵四萬攻郅支單于斬首傳送京師名王已下七千五百人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上議其功丞相匡衡石顯等皆以延壽與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加爵土上欲從之向乃從上疏柯諫文多不載於是上乃赦湯與延壽等矯制罪延壽為義城侯長水校尉湯為關內侯食實封三百戶

又曰貢禹字少翁瑯琊人累為諫議大夫時歲不登郡國多困禹乃進諫曰今關東諸道禾稼不稔江淮浙右人民流離父子不保願陛下蠲賦稅常貢減太官之食去角觶諸戲廢不急務役速下詔命以蘇疲人上悅之遷禹為御

史大夫禹自治憲司數陳得失又言官家奴婢十餘萬人稅良民以給之率脂膏以滑之歲費鉅萬於國無益宜請免為庶人從之又奏武帝始臨天下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私俱亂盜賊並起玉石混雜真偽不分今欲興至理致太平宜除贖法以進賢良則天下治矣上大悅行之賜禹錢百萬

又曰劉輔為諫議大夫成帝欲立趙婕妤婕為后輔疏曰今陛下觸情縱慾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豈不畏于天乎上怒使掖庭中縛之谷永等上書訟之上乃城死又曰谷永時成帝好微行不止永乃諫曰陛下弃萬乘之至尊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業使供

衛之臣執干戈守其空宮使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忽有變將柰社稷何帝欽容而止

又曰耿育關內侯陳湯被讒奪爵黜之燉煌郡育上書諍曰陳湯昔年討絕域不羈之君雪國家累年之耻自古及

今安有比哉今被讒黜老弃燉煌復為遺虜所笑誠可痛哉至今奉使外夷者未嘗不陳鄧支之誅夷以揚漢國之

威稜豈可以授人之功弃人之身開倖門快讒佞者乎帝遂詔湯還京師復舊爵

又曰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諍陳得失每奏事嘗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崇每以董賢貴寵過度陳諫由是得罪上因責崇曰君門如市

何乃欲禁切主上用入乎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木矣又曰朱雲成帝封諸舅王鳳等五人同日為侯傾壞朝政京兆尹王章以直言見誅安昌侯張禹以依違任事雲為

槐里令頗銜之乃諫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君下不能益人皆尸祿耳不可以事君請尚方劍斷佞臣頭一人所

其餘上問曰誰也雲曰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庭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下雲攀折殿檻大呼曰臣願得

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免事桀紂之主死不恨矣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極諫得免所司理檻帝曰勿理以旌直臣

又曰王宏為侍中哀寵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事是時賢年二十二上置酒與賢父親屬宴飲上放酒從容視賢

年二十二上置酒與賢父親屬宴飲上放酒從容視賢

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特宏在坐進諫曰昔周成戲以桐葉封弟叔虞於晉周公入曰天子無戲言耳今天下乃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以藩王入奉嗣孝成皇帝後當承宗廟傳子孫於無窮豈得以戲言將高祖社稷輸人耶上默然不悅終於失旨貶為郎署

又曰郅都景帝時為中郎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郅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一姬死更進一姬天下所少寧賈姬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嘉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見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

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上質表去實偽臣竊有所憂言之拂拂心逆旨不言則增漸日長為禍不細續漢書曰張子孝平陵人性矜嚴非禮不動遇妻子若嚴君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之詐子孝曰我誠詐也人皆詐

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為光祿勳諫正常乘白馬上每有其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又曰吳佑字季英陳留人父恢南海太守佑年十二隨恢

到官欲以殺青簡寫尚書章句祐諫曰今君踰江湘越五嶺僻在海濱風俗雖陋然多玳瑁玩上為朝廷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章若成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改興謗王陽以衣囊邀名嫌疑之戒願留意焉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者

後漢書曰陳蕃為太尉桓帝末朝綱失序封賞踰制蕃上疏諫曰臣聞諸侯上象七曜下應九土以藩屏王室高祖非功臣不侯今寵臣以非義受邑左右以無材傳賞守位不料其德列土莫紀其功乃至一門之內侯者數人後宮之中數千采女肉食錦衣脂油粉黛不可勝計鄙諺曰盜不入五女之門以貧人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人國乎

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怨之感以致兵革水旱之因也上知之而不能為佞所害

又曰申屠剛字巨卿茂陵人累遷尚書令帝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逸諫不聽乃以頭軻乘輿帝遂止

又曰王尊為隗囂將世祖遣來歙往諭之囂不從命而執之欲殺然尊諫曰臣聞為國者慎器與名為家者畏怨重禍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怨禍則上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他志名器逆矣而更謀誅其使怨禍結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所以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藉重質而犯之哉且來歙雖單車遠使而漢帝之外兄害之無損於彼滅之有害於吾昔宋執楚使者卒有析骸

易子之禍小國猶不辱况萬乘之主乎遂不敢害以禮遣之

又曰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累為尚書建初中有侮辱人父者而子殺之然肅宗貸其死刑時定其議敏議曰夫死生之決宜從止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死若開相容恕著之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奸萌生長罪巢今欲趨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記曰利一害百民去其郭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天下幸甚從之

又曰爰延字季平外黃人性質直遷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以為非帝曰嗚呼昔朱雲庭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過何代無奇人哉敬聞命矣

又曰杜根字伯堅潁川人永初元年為郎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與同舍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令盛根於囊毀上武士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素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覆根詐死三日日中生蛆因得免

又曰李雲字行祖甘陵人為白馬令眾災頻降云素剛直憂國將危乃露布上書直諫帝怒遂下黃門北寺獄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詔下廷尉

皆死獄中

又曰陳琳為丞相府主簿靈帝時朝綱失序政在宦官尚

書何進謀於袁紹曰晉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惡今

閹豎弄權可謂蔓草也蓋而薙之琳諫曰易稱即鹿無

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

其可以詐乎今明公惣皇威權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

此猶鼓洪鑪而燎毛髮耳夫通經合道天人所慎而反委釋

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

以柄功必無成為禍階矣進不聽遂召前將軍太原守董

卓卓未既至卒為禍亂而進亦為宦官所殺

又曰鈔期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憂主其有不得於心犯

照宋本補

顏諫爭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

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

又曰桓帝時有上書宜改鑄大錢劉陶上議曰伏讀鑄錢

之詔平輕重之議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民飢竊

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野

無青草室如懸磬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

之銖兩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黃金瓦石變為和玉

使百姓渴無飲飢無食雖黃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

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人民可百年無貸不可一朝有飢

故食為至急也

又曰劉陵字孟高豫章人為侍中車駕出祠南郊陵參乘

上起早升輿眠陵跪曰陛下爲萬乘之上升輿宜正立雖早嚴欲寢不當上爲天地靈祇下爲百姓觀覩上媿色曰敬受侍中斯言以後爲式更自整頓

謝承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固孝桓皇帝拜侍中自在機密常見進納上數問政事得失以經義古典默諫帷幄言不宣外

又曰李膺等黨事下獄陳蕃上疏極諫曰臣聞聖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點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閑隔或死從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卅之人與秦

樊書坑儒何以爲異臣位列台司憂深貴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不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碑非其人遂策免之

又曰陳蕃桓諫帝曰故皋陶戒舜無畋遊周公戒成王無盤于遊田虞成王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有直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而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二

宋本校計八頁黃氏影宋本復校

與賊坐而脅且之部也豈且其賊罪死懸心與馬之購平
空會軍空是豈三空而只其未始四六轉其是則不然以
之部尚直直道只當今之世有二空之說若田裡空時我
盤下遊田實如王能育也其以謝不又二主各平夫文平
又曰刺蕃賊賊帝曰姑果國賊殺無如我固公如如王無
也帝詰其言也孫以蕃部非其人殺策與之
上坐購如娘吡不寒林給與良首公梁異門而出近下射
樊書於謝河以為異日也後台同憂恐貴重不難只新計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三

人事部九十四

諫諍三 上空五

東觀漢記曰上將自擊彭寵伏惠公諫曰臣聞文王享國
五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四海乃賓陛下
承大亂之極出入四年中國未化遠者不服而遠征邊郡
四方聞之莫不怪疑願思之

又曰鄧暉為上城東門候上嘗夜出還拒關詔門欲入暉

不納上令從門間識面暉遂不開明日暉上書曰昔文王

不敢盤于遊田以萬民為憂而陛下遠獵山林以夜繼晝

其如社稷宗廟何誠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特重之

又曰第五倫為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諸子諫止
輒叱之每上封自作草不復示掾吏或民奏記言便宜便
上封

又曰明帝時決獄多近於重尚書陳寵上疏諫曰先王之
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毋濫故古聖君賢相
重刑之至也

又曰帝時代匈奴魯恭上疏諫曰竊見竇憲耿秉銜使奉
命暴師於外陛下親勞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邊陲為民
除害臣思之未見其便數年以來民食不足國無蓄積盛
春興發擾動天下妨廢農時以事夷狄非所以垂意於中
國憫念民命也

又曰日蝕司徒丁鴻上疏曰臣聞春秋日蝕三十六而殺
君三十六變不空生夫帝王不宜以重器假人觀古及漢
傾危之禍靡不由世位擅寵之家伏見大將軍刺史二千
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璽書受臺勅不敢去至數十
日背公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外附之臣依託權
門諂諛以求容媚並宜誅之

又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辟崔駰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
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
驕恣駰數諫之及出征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為主簿前
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踈之因察駰高第出
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

又曰楊賜字伯憲代劉邵為司徒帝欲造畢主靈昆苑賜
 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為苑昔先王
 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
 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
 地以為苑圃廣壞田廩廢居民畜禽獸殆非所謂保赤子
 之義

又曰光和中虹蜺晝降嘉德殿上引楊賜等入金商門
 問以祥異對曰按春秋識曰天投蜺恐海內亂加四百之
 期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闔尹之徒共專國朝
 欺罔日月而令縉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
 絕俗之行亡損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

又曰白馬令李^雲云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

五人皆以諫^誅冀功並封列侯又立掖庭民女^誅毫氏為皇后

數月間后家封^誅百人賞賜巨萬時地數震裂衆灾頻降雲

素剛憂國乃露布上書移三府曰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

位錯亂^誅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令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

得奏震怒下有司送雲黃門北寺獄死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潁川人帝踐祚為侍中帝欲徙冀州

士家十萬民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

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

言毗曰陛下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

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毘曰陛下以臣不

肖置之左右厠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耶臣所云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帝不荅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而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毘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毘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群下甚苦帝默然為之希出

又曰太祖討張魯東還時有將軍許遊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怒先欲討之群臣多諫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繆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敗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閔乎太祖曰許

遊慢吾何言可赦乎襲曰臣聞千石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鈞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遊何足以勞神哉太祖曰善遂厚撫遊遊即歸服

又曰賈詡字文和文帝時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又曰文帝頻出遊獵或昏夜還宮王朗上疏曰夫帝王將行則設兵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所以顯至尊務戒慎

也近日車駕及昏而反非萬乘之至慎也

又曰文帝踐祚以高柔為治書侍御史時人間數有誹謗

祇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宜除妖謗

賞告之法帝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罪罪之於是

遂絕

又曰太祖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高柔諫曰今置

校事既非君上信下之指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

檢治之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

又曰太祖征并州留崔琰傳文帝於鄴太子仍出田獵變

服易乘志存驅逐琰書諫曰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唯太

子燔翳損禡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

又曰高堂隆寢疾口占上疏曰臣竊疾病有增無損常懼

忠勅不昭時王莫不思紹堯舜而蹈桀紂之跡願陛下少

垂省覽

又曰明帝即位辛毘為廷尉帝欲平北即令登臺觀則見

孟津毘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禮若

九河溢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移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又曰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衛凱上疏曰順旨者

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

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

一說哉

又曰荀彧傳曰時曹公欲滅陶謙鄭勝欲取徐州而後定

呂布或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可以自守雖仰北身遁者數矣而終復振成大業也今將軍本以兖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根本將何以寄諸跡乎宜且急收熟麥以實軍資呂布不足慮也今捨此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不可勝敵少留兵則不可固守且呂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保數城非已所有操乃從其言遂破呂布西平兖州

魏略曰蘇則爲侍中文帝時人多飢困而軍數出又燕洽宮室則數面諫由此上頗不悅其後出以爲河東相

又曰時太祖欲征吳而大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

然恐外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疏入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教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吏以逵主簿也不郎著械逵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宜我在近職求緩於卿旣而復職

又曰明帝徙長安鍾簏起土山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曰臣聞古之貞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已來野戰死亡或門單戶盡雖有在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大之猶

隨時不妨農務况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
玉山淵池也此皆聖明之所興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
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
秋方剛心畏雷霆臣今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一毛
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發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
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耶主者
奏收尋有詔勿問

吳志曰張昭少子休字叔嗣從中庶子轉為右弼都尉孫
權常遊獵逮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
又曰孫權欲廢太子和立亮尚書僕射屈晃固諫不止權
大怒牽晃入殿杖一百

又曰孫權任信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
諫權不納後壹姦罪發露權引咎責躬

又曰孫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
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
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
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
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
義欲與堯舜比隆何自喻於彼乎翻得免權因勅左右自
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

又曰張紘字子綱廣陵人避難江東委質於孫策遣奉章
詣許昌曹公聞策薨欲伐吳紘諫曰以為乘人之喪既非

古義若有不克弃好成讎不如厚禮曹公從之紘歸吳後
為長史權率輕騎將赴敵紘諫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麾下
多強暴之勇三軍之衆莫不寒心權納而止

又曰呂蒙時為護軍權將欲北取徐州以廣其地蒙諫曰
不可今曹操遠在河北新破二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今
徐州將守惡足言也往必克之然地勢陸通四面受敵今
日得之明日還失舉全吳之衆未足守也不如取關羽西
據荊州則利盡長江此上流之勢於國之便十徐州也則
重西門國之固也權甚然之興師遂擒關羽而平荊州
又曰華覈字末先吳人上疏諫皓曰臣聞之主所求於民
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已勞也求其為已

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功者能賞之今民以
致其三事而主失其三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今
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且美貌者不華彩以
崇好艷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若極粉黛窮甚伏未必無
醜婦廢華彩文繡未必無美貌也皓終不納后以微譴免
數年而卒

又曰韋曜字弘嗣吳人本名昭避晉父諱改之孫皓立曜
以直諫非一漸見責怒皓每饗宴以七升為限小戶雖不
入口並澆灌取盡曜遂見逼皓輒以為曜與華覈薛瑩撰
吳書皓欲以父和作帝紀曜以和不登帝位宜作傳曜遂
被誅

又曰賀邵字興伯孫皓特為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凶暴驕矜邵上疏諫曰陛下媠近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海內悼心朝臣失圖書奏皓深恨之竟見殺

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彼人欲淫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凡此類

又曰黃權字公衡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代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客若有太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

又曰張松說劉璋交通先主璋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從事廣漢王累倒自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入境如歸

晉書何尚之傳時達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州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欲興工尚之又諫宜加休息

又曰續咸為趙石勒將遷都於鄴咸固諫勒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遷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表極諫勒乃悟停作賜咸絹百疋

又曰孫嵩為王珍長史珍與石勒有隙勒常惡之乃請計於右侯賓賓曰英雄不並立宜早圖之勒於是開宴請彌

彌將行高請諫曰石公卑甚言其不可信也願公勿往自
守保固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及耳彌曰石勒一豎子耳奚
能為也不聽遂入酒酣遇害

又曰裴元容事偽秦符堅為金部郎中堅常以珠璣奇異
彌飾不可勝計以朝群臣元畧諫曰周卑宮室慶垂八百
始皇窮極嗣不及孫此萬古所以傳載也願陛下去之以
延洪祚慶流萬代堅曰非卿忠何以聞寡人之過悉命去
之

又曰游子遠仕劉曜西羗羯叛亂舉兵四十餘萬三輔大
震曜甚患之欲大興師伐之子遠諫曰足下納臣愚計不
勞大軍可一月而定矣且羗夷之叛也非有大度窺竊神

器也但迫足下嚴刑峻網今死者不可追生者猶可安莫

若大赦釋諸逆人若失官者悉還之邊相撫育聽其復業

與人更始彼生路既開人情豈有樂禍好亂者耶且小人

聚居必有他心今無刑辟之懼以恩信懷之不降何待諸

酋長負罪而不下者請假臣弱兵五千人為足下梟之不

勞大軍此可定矣今賊黨既盛弥川被谷若臨之以兵恐

非歲月可殄也此言其術也曜大悅行其計西方遂平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頗好遊宴洗馬江統等諫曰宜諮

詢保傅引見賓客悉得自盡有增博見使益多聞

晉中興書曰江道為侍中時孝宗欲於前園修立池苑道

諫以強賊未滅宜務軍備當存儉約以率群下上即納之

也

徐廣晉記曰成帝有乳母經營艱苦欲假其名號顧和諫

曰保母奉祐聖躬不遺其勲第舍供給已為隆厚若假以

名號非令典也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乃止

臧榮營緒晉書曰衛瓘字伯玉每議及經國屢形於言色晉

祖恐大臣有諫嘗因宴飲瓘醉手撫御牀曰此坐可惜

宋書曰世祖遊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沈懷文

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同後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

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從理相與陳之江智淵

卧草側亦謂之為善俄而入召俱入雉塲懷文曰風雨如

此非聖躬所宜冒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上

方注怒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

小子恨不得鞭其面

又曰何尚之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時上行幸還多

侵夜尚之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

臣啓輿駕比還多冒夜伏願少採愚誠上優詔納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三

宋本校計九頁黃氏影宋本復校

又曰向尚之... 小千則不... 亦王恐... 曰... 效... 所以... 又曰...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四
人事部九十五

諫諍四 上堂五

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將起鳳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

聰怒曰將營二宮豈問汝鼠子乎將斬之時在逍遙園元

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劉后在後堂密

手疏救之乃解改逍遙園為納賢園季中堂為愧賢堂

又曰闞豎王沈等用事太宰易大將軍敷御史大夫元達

詣闕固請免沈等官聰以表示沈等沈等笑曰是兒等為

元達所引遂臣癡也聰手壞其表

又曰趙染次于新豐東晉將軍索綝東討染有輕敵之色

染長史魯徽曰困獸猶鬪况於國乎染曰繇索小豎豈能汗
吾馬蹄刀劍也帥精騎逆戰于城西敗績悔曰吾不用魯
徽之言以至於此是乃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違謀取敗
誅忠良以逞過忿若死而有知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
不得眠林枕死趙染攻北地林魯徽引箭射之且將攻城
中弩卒
又曰石虎馳獵無度晨出夜歸太子韋傅諫曰臣聞千金
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
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所慮者也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
禍海若潛遊離葛陂之酷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為玄
鑒不忘天下之重虎省善之賜以束帛

又曰趙明字顯昭南陽人虎攝位拜為尚書及誅勒諸子
明諫曰明帝功格皇天為趙之太祖安可以絕之虎曰吾
之家事幸卿不須言也以直言忤旨故十年不遷貞固之
風特論擬之蘇則

崔鴻前秦錄曰符堅如鄴狩於西山親馳射獸遊獵旬餘
昏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
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哉昔文公悟愆於虞人
朕聞罪於玉洛吾過也

崔鴻前涼錄曰張天賜元日與嬖褻飲既不受群寮朝賀
又不朝於末訓宮從事郎中張慮與觀切諫不納
又曰張駿讌群臣于閑豫堂又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

參軍黃賦進曰臣未見其可若尊親犯令不行矣駿性嚴
猛乃弃几改容曰微黃生吾不聞過矣黃生可謂忠之至
也

後魏書曰高允為中書武帝禁封良田人無田農多游者

上疏諫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以農事言之夫地方

十里為田三頃六十畝百里為田三萬六千頃若勤之則

畝增減三十百里之內損益之率為粟可知矣况天下之

廣乎若戶有私儲則國無陰陽之眚上從之三年而國霸

又曰元昭業為諫議大夫莊帝將畋洛南昭業叩馬諫止

帝避之而過後詔勞勉之

又曰汝南王悅字先宣禮性不倫儻難則無故過杖京

兆王愉子寶月悅因前郎中令北平陽固上疏諫曰伏聞

殿下乃以小怒過行威罰誠嚴訓有餘而慈惠不足當今

主上幼冲宰輔用事履冰踐霜兢業猶恐不濟况肆意非

彝任情行事欲保全福祿其可得乎昔龔遂去國猶直

言韋孟離朝不忘本國况臣忝荷朝私猥充謬舉伏肆國

僚聞道有歲敢不盡言悅覽之大怒

陳書曰章華字仲宗上疏諫後主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

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宗廟而不出

拜后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

今壇場日蹙隋軍日至若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遊於姑

蘇矣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宋本土當是
七字之語

隋書曰盧愷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
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勅欲以
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

又曰劉行本沛人累遷黃門侍郎高祖嘗怒一郎於殿前
笞之行本進諫曰此人素直過又小上不顧行本又曰陛
下不以臣不肖置左右臣言是陛下安得不聽臣所言非

當致之大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
而退上於是歛容謝之

又曰蘇威見宮中以銀為慢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
上為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
入閣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避之

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
吾無憂矣於是賜馬_一二錢_餘十_餘萬

又曰趙綽為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獄物三百段奴婢十
口馬二十四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以

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
宥况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

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
錢易好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
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
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

曰臣望感天心何為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欲相

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

唐書曰虞世南雖容貌懦悞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常謂侍臣

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懇

懇若此朕用嘉焉使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

又曰孔穎達數進忠言益見親待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

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對

曰聖人設教欲以謙光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

人求訪能事已之才藝雖多猶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

求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無已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臣

張本糊
塗似張字

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然默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

又曰劉洎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皆順旨而

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儲失

長孫無忌李勣揚師道等咸云陛下聖人化致太平臣等

不見其失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

書人不稱旨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非獎進言者之路太

宗曰卿言是也當為卿改之

又曰谷那律遷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

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四
日雨衣若為得不漏邢律曰能以瓦為之則不漏矣意欲
太宗弗為獵太宗大悅賜帛二百段

宋本方乃万字
之切

又曰柳範貞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範
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罪其
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
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得避折我
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意乃
解

又曰薛收嘗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覽卿所陳實娛心膽
今日匡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誠心書何
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錠以持雅意

又曰高季輔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
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又曰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
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組
纂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
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
太宗以為然

又曰高宗將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為皇后褚遂良欲陳
諫及入高宗難於發言再三顧曰莫大之罪絕嗣為甚王
后無胤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皇后公等以為如何遂良曰
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僭婦德先帝不豫

按左傳夫先自敗也
已釋文云本或作夫
差先自敗者非以
彼例此黃本為是
補卷

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
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愆過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
上旨違先帝之命特願再三思審愚臣上忤聖顏罪合萬
死但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遂良致笏殿階曰還陛
下笏乃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因左遷遂良潭州
都督後轉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
又曰納言桓彥範嘗上表論中宗時政數條其大畧曰昔
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
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禍階妹
喜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
帷幔坐於殿上預聞政事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

黃氏本記

有與婦人謀及政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軛繼路且以陰乘
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
人譬以托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
不得預於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
以社稷為重下以蒼生在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預外
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新疏奏不納
又曰中書侍郎袁恕已以將作少匠揚務廉素以工巧見
用中興初恕已恐其更啓遊娛侈靡之端言於中宗曰務
廉致位九卿積有歲年忠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宮室營構
必務其侈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左授陵州刺史
又曰德宗嘗泛舟魚藻宮張戲命皇太子昇舟舟具皆飾

以金碧丹青使婦人盛飾操箏櫜行舟光彩映燭絲竹歌謠俱發德宗顧謂上曰今日如何上對曰極盛退因以奢為諫德宗不悅

又曰杜希全積功至朔方軍節度使嘗獻獻體體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之乃著君臣箴以賜之

又曰憲宗元和中五坊使犯法上將宥之裴度懇論不已時方征鄆冀上曰五坊是小事今日與卿要商量用兵度奏曰山東叛逆不過亂數州五坊使橫暴將亂亂天下上怒起入見諸中人曰使我羞見宰相遂殺五坊使京師肅然天下望風而理

又曰鎮州王承宗之叛憲宗將以吐突承瓘瓘為招討處置

使呂元靖與給事中穆質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且曰承瓘雖貴寵然內臣也若為師揔兵恐不為諸將所伏指喻切憲宗納之為改使號然猶專戎柄

又曰李絳嘗因浴堂北廊奏對違忤上旨指切時病及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事宜上怒甚厲聲曰卿所論事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陳豈臣身之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

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內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只是威福大盛上損聖明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上見其誠不

太平御覽卷之九
迴即怒解稍慰喻曰卿盡節於朕人所不言之卿悉言之
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今
日絳拜恩而退後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
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
諫或曰此嗜慾間事從諫官陳疏絳曰居常相公嘗病諫
官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遂極疏論奏翌日延英
上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
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論朕意以至
於此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內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
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四人各與一人伊
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今已科罰其所取人並放歸若

歸若非卿言朕寧知過矣

又曰白居易為右拾遺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為招討

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諭論事詞事情切至既而請罷河

北用兵凡數千言皆令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瓘

事稍過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事朕拔擢致名

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

誅無事巨細必言蓋酬陛下特加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

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繇是多

又曰柳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為詞賦元和初進士

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為掌書記穆宗

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跡思之

久矣即日拜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遷左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唐文宗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為之股慄公權詞氣不可奪帝徐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彩却授卿諫議大夫翌日降制以諫議知制誥學士如故又曰鄭覃穆宗不恤政事喜遊晏即位之始吐蕃寇邊覃與同職崔郾等廷奏曰陛下即位以來宴樂過多畋遊無

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官不勝憂惕伏願稍減遊從留心政道伏聞陛下晨夜昵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帛皆出自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縱內藏有餘亦乞用之有節如邊上警急即之用無闕免令有司重歛百姓實天下幸甚帝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也帝意稍解

又曰劉栖楚敬宗即位畋遊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額叩龍墀出血苦諫曰臣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以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卧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密邇未過山陵鼓吹之聲日喧於外

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
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即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恐福祚之不
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
久之不已宰相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頭候進旨
栖楚捧首而起因便陳論榼頭見血上為之動容以袖連
揮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郎碎首死中書侍郎牛僧
孺從宣示而出敬宗為之動容無何遷起居郎

又曰李郢程為相敬宗冲幼好治宮室畋遊無度欲於宮中
營新殿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以慈儉化天下陛下在諒
闇之中不宣興作願以瓦木迴奉園陵上忻從然之
又曰文宗時魏謩為起居舍人紫宸中謝召誠之曰事有

不當急湏奏論謩曰臣頃為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
在記言不敢越職踰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
言尋以本官直弘文館四年拜諫議大夫仍兼起居舍人
判弘文館事

又曰魏謩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
必委曲規諷唯謩謹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
風名公子孫我心重之

漢武帝故事曰上性嚴急法令峻刻汲黯諫曰陛下愛才
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
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欲與
誰為治乎上笑諭之黯曰願陛下自今已後改之無以臣

愚不知理也

田蠡趙書曰前石數出遊獵每亟馳騁主簿程

馳逐自若草間有瓦木馳馬觸之馬即死前石亦危殆体

小不穩還宮歎曰程琅忠臣也不用其言吾之不善追之

何及

段龜龍梁記曰太常卿楊穎上疏諫呂纂飲酒過度出入

無恒慕曰不有直亮諸臣誰匡邪僻之君也纂雖有此諫

終不能改

又曰呂光龍飛二年太常磨反叛磨以箋書招誘楊軌推

為盟主軌性直不慮磨之傾危西河太守程肇諫軌曰將

軍之與呂主可謂臭味是同今欲釋同心託異類背龍頭

尋蛇尾非將軍之高筭也

梁祚魏國統曰吳丞相顧雍諫孫權曰公孫泉未可信後

必悔也權入禁中雍後隨之頓首曰此國之大事臣以死

爭之權使左右扶出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四

宋本校計十頁
黃氏影宋本校

五十二卷以下按黃氏新宋本必
日可平一語のりままに
あり

梁師夔因諫曰吳丞相顧雍奏對曰今新泉未可計對
舉師夔因諫曰吳丞相顧雍奏對曰今新泉未可計對
舉師夔因諫曰吳丞相顧雍奏對曰今新泉未可計對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五

人事部九十六

諫諍五 上卷五

鍾離意別傳曰孝明帝作北宮意復諫曰頃天旱不雨陛
下躬自勅責避正殿之榮今日雨而不濡豈政有改耶是
天威未消也愚以為可命大匠止功作諸室減省不急以
助時氣奏聞有詔曰朕之不德敢不如教即日沛然大雨
列女傳曰魏曲沃負者魏曲沃大夫如耳之母也曲沃魏
哀王為太子納妃而將自納焉負謂如耳曰王亂於不別
何故不匡之如耳未遇閑會使於齊未值王之清閑而受使行也負因
詣王門請見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

雨字多行

窳於心不可以邪開脆窳不堅固不宜是故十五而笄二

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號益笄聘則為妻奔則為

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而後隨貞女之

義也今大王為太子求配配匹而自納之此毀貞女之行而

亂男女之別妾恐王之國危也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

太子而賜負粟二十鍾六石四升曰鍾

頃

又曰楚處莊姪者楚縣邑之女也項襄王好遊觀之樂焉

王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行姪年十

二王既見姪操幟伏於南郊道傍王車至姪舉其幟王使

人問之姪曰願謁隱事於王王召之子何以成寡人對曰

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對曰

大魚失水者離國五百里也有龍無尾者年三十無太子

牆欲內崩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王曰何對曰王

好臺榭而不恤衆庶出入不時目耳不聰強奏聞王左右

使王日以滋甚王不亟反且及禍雖悔無逮王曰善命後

車載之立反國比至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

師以擊之僅而得勝乃立姪為夫人

說死曰齊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易

害於治國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

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

國家而何且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

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又曰秦始皇時侯生諫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
誹謗而至乃敢復諫我侯生日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趨末
人力殫盡尚不知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取死也故逃而
不敢言

又曰趙簡子舉兵攻齊令軍中諫者罪死被甲之士名曰
公盧望見簡子而笑曰臣有宿咲當之時臣隣家父與妻
子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及其妻怒而去
之臣笑其曠也簡子還師而歸

又曰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
罪也左儒爭之王不許也王曰黨友也易而言則生不易
而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在義以從邪不易臣以

求生王殺杜伯而儒死之

又曰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

又曰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

兩子弄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

爭言而聞慎日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寡人子何敢

乃與我抗所與聞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恨誅因作

亂戰咸陽宮敗始皇乃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

殺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

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

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

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

二百三十三卷抄本
咸陽宮

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溲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超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死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否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

撲兩弟有不慈之心遷毋棧楊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諫於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燕嚮奏者臣竊為陛下危之也言畢乞行就鎖乃解衣伏鎖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摩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為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棧楊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又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諫者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

今本古作於

說人主者皆間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
 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而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
 子比智矣委其耕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
 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
 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
 百里民之釁咎血成通於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
 顧臣愚竊以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駒而
 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
 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
 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
 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用賢辯士之言

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皮反矣
 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
 心又危加寡人故皆至而死矣今子說足以動寡人之心
 又危諸寡人故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與
 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
 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又曰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人之名焉寡
 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
 圖譚三年得之而不自與者仁也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
 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
 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

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對
 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
 境非義也壇塲之上士詘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褻稗非
 文也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其
 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開之桓公曰寡人有過子幸
 教寡人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又曰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
 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獨山下臨方淮樂其使人遺
 老而忘使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
 金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我游乎怒而擊之
 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駟馬至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

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
 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
 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
 君爵祿不足以賞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
 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
 能止聽公子能禁我游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乎令
 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阬為陵於荆臺
 未嘗有特鍾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
 還車卒不游於荆臺令罷置孔子從魯聞之曰悲哉令尹
 子西身之十里之前而催之於百里之後者也
 又曰荆文王得如黃之狗菌落之贈以畋於雲夢三月不

反得舟之姬淫之暮年不聽朝保申謀曰先王卜以臣爲
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茵落之茵落矰旼於雲夢三月不反得
舟之姬行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
穀免於繼祿託諸侯矣願請變更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
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
於先王王曰敬諾乃蒞王丘伏保申丞細箭五十跪而加
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
保申曰臣聞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
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
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茵落之矰逐舟之姬
務並乎荆蕪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

加之王三字
宋本破缺

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
名者其唯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
爲法

又曰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舡船以送之左五百人
右五百人有綉衣豹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吳其亡
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池廔之臺上可以
發千兵下可以陳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
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又曰齊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
晏子曰燭鄒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可於是乃
召燭鄒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

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三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鄒罪已畢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又曰齊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繫其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贈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閨則跪繫其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公見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則跪繫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則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民無直辭上有隱惡民多

諱上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則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則跪倍資時朝無事

又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門曰君至宴子被朝衣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樂之宴子對曰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門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

宋本無陳之說據舊本須再查

席篋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
報問曰君至梁丘據在操瑟右挈竿竹歌而至公曰樂哉
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
以樂吾身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
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又曰吳淠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為書諫王其辭
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
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衆以王諸侯湯武之王不過百
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
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
流於萬世也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臣不能用也

臣乘願大王聽臣乘之言夫一縷之任係千鈞之事重上
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
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
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
乘言以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
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
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乃欲乘累卵之
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生有畏其影而惡
其迹者乃背而走無益也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
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冷令一人炊
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

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故武王諤詔而昌紂嘿嘿而亡若無諤詔之臣父無諤詔之子兄無諤詔之弟夫无諤之婦士無諤詔之女其亡可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者也

又曰易曰王臣蹇七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七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而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亡身者仁之所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

諷諫三曰忠諫四曰讜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風諫夫不諫則危君因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為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五

宋本校計八頁
黃氏影宋本復校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六

人事部九十七

諫諍六 上空五

周書曰微子開者紂之兄也紂不道數諫不聽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夫未能決乃問太師箕子少師比干曰紂
君 洩於酒婦人之言是用若涉水無津涯箕子曰今誠得治
 國國治身死不恨為始終不治不如去之紂乃為象牀箕
諫 子曰彼為玉牀則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為人臣諫
 者不聽是彰君之惡乃被髮佯狂比干曰君有過不以死
 爭則百姓何辜矣乃直言諫紂怒剗視其心微子曰父有
 過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去矣

後周武王滅紂封之于宋其地齊魏則楚之分

又曰許綰魏襄王欲為中天之臺誠曰敢諫者死綰乃負

畚操捶而入曰臣聞大王將為中天之臺願加一力焉王

曰何也對曰臣聞天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

高七千五百里基址當廣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大

王必欲為之先起兵以伐諸侯及四夷盡有地乃足矣然

以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輸當給其外乃可以作襄

王嘿然無以應之乃罷

又曰段規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勿與規諫曰不可

夫智伯之為人好利而鷙復來請地而勿與則必加兵於

我矣若與之彼又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向之以兵然

集

則可以免於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因使使者封萬家

之縣以與智伯智伯大悅復請地於趙不與果陰約韓魏

而伐之圍晉陽三年後韓魏應之遂滅智伯

又曰田嬰齊宣王弟封靖郭君於薛嬰自威王已來任職

有功故封之靖郭君嬰將城薛客多諫者嬰謂謁者有諫

者勿通於是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若過三元

臣則請烹郭君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返走君不解曰

更言之客對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劍不能卒忽

而失水則螻蟻得志焉今齊亦君之水也若長有齊奚以

薛為君若一旦失齊雖隆薛之城到天猶無益也君曰善

又曰不幸不聞其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

曰善六字宋抄 另行

靖字是添郭行

此國上條設皆足 戰國策之文然 此條而設安至 廿五字齊策無 韓非說林下淮南 人間高亦無餘 亦小有異同補 與上三條三首先 標人名地修少見 以例或詳引前代 類書而能所引 書名再俟攷 劔鈎之說齊策 可證淮南開 篇作鈎

新序制奢篇 文與世大同其

戰國策曰齊王有幸臣九人九人欲傷安平君田單田單之與王君臣無禮陰結諸侯之雄俊其意欲有為也貂勃從楚來王賜諸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人臣之功豈有厚於安平君乎王乃殺九子益封安平君

又曰先生王歎造門而歌欲見於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歎曰歎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歎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還報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歎曰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忿作色不說有間王歎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天子受籍立為方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焉能有

四王歎曰先君好馬好狗好酒好色王亦好之先君好士

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歎曰王曰世

無騏驥騶耳王駟已備世無東郭韜盧氏之犬王走犬已

備無毛嫵西施之妓王宮已克王亦弗好士也何患無士

附託辛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為燕王謂趙惠王曰今

者來過川蜂方出曝而鷓啄其肉蜂合而掩其喙鷓曰今

日不雨明日不雨蜂將為脯蜂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

不出必見死鷓兩者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并禽之今趙且

伐燕燕趙久相交以弊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惠王

曰善乃止之

又曰趙太后新用事秦急征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

長安君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謂左右有復
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
后盛氣而湏之入而徐趨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
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太后敬諾問
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對曰
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唯臣竊以為嫗之愛
燕后賢於長安君過矣媼之送燕后時祭祀則祝之曰必
不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今媼尊長安君
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
國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短
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惟君所使之於是為

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補逸禮傳曰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

而任事史鮪數言之來蘧伯玉死諫木衛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則

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

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致尸於北堂於是足

矣靈公往吊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靈公失容曰吾

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

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鮪之力也史鮪以尸諫可謂忠不

衰矣

孝經拔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眷眷所以者臣為君諫

若言有過而放矣所諫事遂以行者遂去不留凡侍放者

四百五十八至四百五
十七二卷中有十
條首有某甲某
木字字二三不
愚謂此乃前代類
書內目御覽引
文而刪其自此
之未盡者耳此
校者據宋板舊
抄本添注七字按
蘧伯玉暨衛四字
疑涉上下文而衍
應從原本為是
評死木三字當
在條首舊抄本
誤入公文校者仍
之而義不可通故
附訂正於此補

補逸禮傳類
聚二十四引作
逆禮按此與
大戴禮保傳
篇新書胎教
篇之文大同
序雜事篇亦
載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六
四

冀君用耳事以行災咎將至無為留之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亦不欲去道不合故去耳以其宗廟賜之環即還之玦則去

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維闕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者不墮山不崇藪不放川不實澤

行成坤國語曰吳伐越越王令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君王

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御冠勾踐請一介

嫡女質箕箒一介嫡男奉盤匱以隨諸御器也春秋貢獻

不懈王府諺曰狐埋之而狐得之是無成功也今大王既

封植越國而又刈之斬是無勞也吳王曰吳將許越謝成

申胥諫曰臣申胥楚不可許大夫種勇以善謀將還玩吳國

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故婉約其辭以從王志為虺弗摧

為地將若何虺短吳王不聽乃許盟

立後王國語曰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武公教也括武

王命立戲樊仲山父諫樊宣王卿士山父樊穆仲也曰不可立

也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故出命不可不慎也命之

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

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違其少是教逆也天子其圖

之

又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

不可料也無故而料民天之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

王疑之誤

卒料之及幽王乃滅

諷諫木國語曰晉平公射鷓不死使堅襄搏之失公怒拘將煞之叔向聞之曰君必煞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射鷓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必速煞之無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走赦之

說苑曰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命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超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景公援戟將斬之顏燭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

君奚不斫以臣叅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內矣

又曰吳王欲伐荆舍人少孺子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圃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曰榆上有蟬高居而鳴不知螳螂在其後螳螂欲取蟬不知黃雀在傍黃雀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臣欲彈雀不知露沾衣如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兵

又曰晉平好樂多其賦歛不知城郭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晉人咎犯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

大平御覽 卷四十五
鍾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
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
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
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
一也便游楮盡而後城不門也柱梁衣綉士民無褐三
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不露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秣
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鍾鼓除竽
瑟遂與咎犯治國

又曰枚乘上書諫吳王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
其胎禍何從來哉太山之溜穿石殫極之綆斷幹木非石
之鑽繩非木之鋸也漸磨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

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十圍之木
始生於孽可分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刑磨礪
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
積德循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皆禮不知其惡有時
而亡臣乘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吳王
不聽卒死丹徒

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
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挾矢見之謂曰子欲諫耶
息曰不敢諫也臣能卅二博碁加九鷄子上公曰子為寡
人作之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九鷄子其上
左右惛息靈公扶伏氣息不續曰危哉危哉息曰是不危

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有空虛隣國謀議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如此即壞九層之臺

又曰秦始皇時候生諫始皇望見候生大怒候生曰陛下之淫萬萬丹朱而千千桀紂臣恐陛下之千亡魯一不存始皇嘿然久之曰汝何不蚤言候生曰陛下之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陵三王亦素撲就末伎陛下微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為取死也故逃而不敢言

又曰楚莊王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群臣欲諫而不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諫曰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廢王國亡王

之馬豈可哉王曰善不穀知屈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可以為福也亡其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晏子春秋曰景公為長康音來將欲羨之有風兩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種兮不得穫秋風兮草零落風雨之拂煞之靡弊之歌終顧而流涕張掖而儻公止之曰今日夫子有賜譏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

又曰齊景公使人養所愛馬暴病死景公怒令人持刀欲殺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而問曰古者堯舜支解人從何體始公懼然曰從寡人始遂止

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請數之使自知其罪然後屬
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煞之
當死罪一又煞公之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一馬之故
而煞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一煞
公馬使公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隣國汝當死罪三令以屬
獄公喟然曰赦之

又曰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而又為鄒之長塗晏子
諫公斬板而去之
又曰景公有愛槐令吏謹守之令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
不聞令過而犯之者將加罪焉晏子諫曰嬰聞窮人財力
以從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謂之逆刑煞不稱謂之賊

三者守國之大殃也君嚮國德行未見於民而三辟著於
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人也公曰善出犯槐之囚

君臣望宴子曰景公畋於罟梁十有八日而不反宴子因
自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遊而馳公望見宴

子曰何其遽國家得無故乎宴子對曰國人皆以君安於
野不安於國好獸而惡民公曰寡人之有子猶心之有四
支也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
言與君異乃若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令四支無
心也十有八日矣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田歸

又曰楚巫微道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
曰公明神之幸帝王之君也公即位十有七年矣事未大

濟者神明未至也請至五帝以明君得景公再拜稽首楚
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
位在於國南請齊具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齊具嚮裔款
視事宴子聞之而見於公曰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
而持巫今政亂而行辟而求五帝之明德也弃賢而用巫
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得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
難乎

又曰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
知也臣聞之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人之虐兩者先王
之禁也公曰善自尔以來未有鳥獸之禁
又曰景公曰為巨冠長衣以聽朝日晏不罷宴子進目目

子字另行

宴矣君脫服就宴公曰諾寡人受令退朝遂去衣冠不復
服也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秦王符堅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群
臣宮宇服御物極^珍飾之奇尚書金部郎裴元略諫曰願
陛下遵采椽之不斷鄙瓊室而不居堅笑曰非卿之忠朕
何由聞過乎

趙曄吳越春秋曰吳王既殺子胥問太宰日子胥數以越
諫遂以喪身從死以來若有所亡今欲祠之何日可也曰
三月癸未可也及夫差出國祠子胥江水之濱乃言曰寡
人昔日不聽相國之言至今相國遠投江海自亡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曹公征孫權參軍傅幹諫曰今未承

王命者吳與蜀也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六

宋版旧抄本計九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七

人事部九十八

諫諍七 上空五

白虎通曰諫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

又曰闕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者悅者復前以禮進

退之

又曰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豫政諫及之得因盡其禮保

傳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妻得諫夫者夫妻一體榮辱共

之詩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不死胡為此妻諫夫之詩子

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無相離之性猶火去木

而滅

劉向新序曰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儀子諫哀公毀室而止
又曰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
受陵君同軒新淫衍多靡而亡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者
僭歟妄為楚國後歟對曰臣非敢為楚被誠見之也不出

十月十月王果亡失江漢鄢郢之地諷諫諫

新序曰楚王亡失江漢鄢郢之地乃使召莊辛辛曰庶人

有稱曰亡羊而補牢不為遲見兔而呼狗不為晚湯武以

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國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且

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

蚩而食之待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不知五尺童子以

竹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虫蟻食青蛉猶其小者黃

全本雜事高作而下
為蟲蟻食已亦有食

雀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翅自以為無患與民

無爭不知公子王孫左抱彈右攝丸晝遊乎茂樹而夕和

乎酸鹹黃雀猶其小者鴻鵠嬉游乎江河修其六翮一舉

千里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不知弋者撰其弓矢修其防

翳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蔡侯之

事又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經乎巫山嬉遊乎商蔡之

園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發受命官王繼以朱絲也蔡侯

之事猶其小者今君王之事又是也君王左州侯右夏侯

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行康樂遊娛馳騁不知穰侯方與

秦王謀投之乎崑基基之外襄王大懼形體掉慄曰謹受令

乃封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戰國策
文亦同

今本書作死而又死
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
死虎會曰身死妻
子又死云與此及
類聚所引稍異

又曰趙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撈推車而虎噲獨擔戟
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噲獨戟行歌
不推車噲為人臣而侮其主者其罪何若對曰為人臣侮
其主者死又曰身死妻子為戮君既已聞為人臣侮其主
之罪君亦聞為人君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
臣者如何對曰為人君侮其臣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
勇者不為鬪夫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指
事不通勇者不鬪則邊坑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曰
善乃罷群臣推車以為上大夫酒舉群臣飲以虎噲為上
客

今本新序作袒
類聚引作褻也
說楊

不售集弃之又惜故來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不知
漁者仁人也蓋聞囿倉粟餘者國有餓死民後宮多幽女
者下多曠夫餘衍之蓄眾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
君人之道漁者知之其此諭寡人也於是乃遣使恤寡而
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調賑不足罷出後宮不御者出
以妻鰥夫楚民大悅隣國歸之故漁者獻魚而楚國賴之
又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群臣皆曰仁
君也次至翟璜黃曰君非仁君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
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長子臣以知君非仁君也文侯
怒而逐翟璜黃趨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
任座對曰仁君也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

卷之四
七
七

直臣是以知君仁也文侯曰善復召翟璜

各納木新序曰魏文侯曰吾一見箕季而得四焉其墻壞

而不築吾問何不築對曰不時是教我不奪農功其墻枉

而不端吾問何不端對曰然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

其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犯上也食我糟泔

之食瓜瓠之美豈不具五味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

食之養也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

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

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水有食饋之賢行軍

中之有飢色者加五倍之賜

類聚二十四引作昔
禁行此而亡

王作內

又曰衛靈公座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

仲叔敖入諫曰昔桀而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

日削百姓乖離今君王寵無乃太盛歟靈公再拜曰寡人

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

姓大悅

莊子曰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

彼使無警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得對簡子怒鄭龍曰昔

踐土之民不戮一人虎狼殺人固將救之簡子還車輟田

曰今吾田也得士

又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群集梁君下車穀弓欲射之道有

行者白鴈群駭梁公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

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欲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
 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
 祠乃兩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
 吾以人祠乃且兩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兩方千
 里何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
 煞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
 樂哉今日也人獵皆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又曰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
 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
 在乎公曰死矣已則君之讀者古人之糟粕也
 列子曰晉文公出欲會伐衛公子鉏仰而笑公問何笑曰

笑臣隣之人也臣之隣人有送其妻適家者道見桑婦悅
 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竊笑此也公悟其言
 乃止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見君火韓子曰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
 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奚夢曰見竈為見公也公
 怒曰吾聞夢見人主者見曰奚為見竈對曰夫人君兼照
 一國一人不能壅故將見人主而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
 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煬君乎則臣雖夢見竈不
 亦可乎公曰善遂去壅鉏退子瑕而用司空狗

臺甲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
 死者數千人欲坑三監吏煞之夫子適見陳侯與登臺而

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為城未有不戮一人而能功若此者也陳侯默然而退遽赦所坑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眾各以子來區區之臺未及期月而既成矣何戮之有夫以少少之眾能立大城之功唯君耳

又曰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諫爭之弗聽子高見齊王曰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

又曰智伯欲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仇由君悅除道將內之赤草章舅支諫曰不可此小人之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之不可內不聽遂內之舅支因

以斷轂而馳至齊十月而仇由亡

又曰秦繆公以女樂二八與良宰遺戎王戎王喜迷惑大亂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

諫木孔叢子曰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我愛厥諫我

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愧尹

鐸對曰厥愛君之愧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

而不憂君之愧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直

又曰越飢請食於吳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仇

讎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

踰五湖九江越十地以有吳哉今將輸之粟是長仇讎財

匱民怨悔無及也

殺諫庚符子曰龍逢進諫桀曰臣嘗觀君之冕冕非其冕也而冕危石君之履非其履也而履履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踰春冰而不陷者也桀乃笑而應之曰子且就炮烙之刑龍逢布武而趨赴火而死

桓氏要論曰易曰王臣蹇蹇傳曰諤諤者昌變人之情抑人之欲拂人之耳逆人之意不尔不為諫也

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家悲哀流涕無已男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字子橫建武中為光祿勳車駕西征隗囂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

車鞞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光祿之言也

又曰郭憲字子橫學貫祕與師事東海王仲子王莽為大司馬權貴傾朝莽召仲子欲令為兒講仲子聞即褰裳欲往憲曰今君位為博士如何輕身賤道禮有來學無往教之義不宜輕道也於是仲子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荅之莽陰竒焉

又曰劉璋遣法正迎劉備劉巴諫曰不可內也既入巴復

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

疾備攻成都今軍中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甚喜

又曰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義時郭憲以為

六

天下疲弊不宜動衆諫諍不合乃伏稱眩瞶不復言帝令
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

又曰薛勤字子恭定遠侯班始尚公主主遇始傲慢無婦
禮始殺主詔書怒欲滅其家勤建議執志不顧遂奏上施
行其立朝盡忠類皆如此

又楚國先賢傳曰楊顛字子昭襄陽人爲蜀丞相主簿諸
葛亮嘗自校簿書顛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不可相侵請爲
明公作家以喻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
晨狗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
容高拱飲食而已矣忽一旦捐捐弃欲以身親其役爲此碎
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智不如奴婢雞犬哉失家之法

耳是以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太
夫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鍾離意別傳曰明帝作北宮意諫曰昔湯遭旱以六事自
責曰政不節即使民疾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讒夫昌耶
苞苴行耶夫宮室廣大所以驚耳極觀非所以崇德致平
宣化海內

東方朔別傳曰孝武皇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武帝大怒
下有司煞之群臣皆相阿煞人主鹿大不敬當死東方朔
時在旁曰是人罪一當死者二使陛下以鹿之故煞人一
當死使天不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也匈奴即
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也武帝默然遂釋殺鹿者之罪

邵氏家傳曰邵信字孝信為執法都尉吳主嘗因迎春便道遊獵信從行露板諫曰今元正御節是萬物萌育之始豈可亡溫養之德而為逆害之道乎吳主省板即為迴駕虞溥江表傳曰孫權以鄭衆為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不為龍鱗乎對曰君明臣直朝廷與下無譴實恃洪恩不畏龍鱗

諫木顧子曰昔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景房晏子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之忠著於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絕亦惟公平正直者聖之所先矣

宮殿甲漢書楊雄甘泉賦曰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觀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嘿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儻鬼神可也

何晏表諫魏齊王曰臣宴言臣聞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慎其所習季末闇主不知損益亂生近昵譬之柱鼠

崔駰與竇憲牋曰主簿崔駰言今日漢陽太守稜吏卒數十人皆臂鷹牽狗陳於道側云欲上幕府駰聞傳曰禽獸

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餼養則公不舉焉禮公侯非兒靡射且以服猛為民除害因以登臨器械也故

晉唐叔射兒於徒林以為大甲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兔而有歷險阻之難斯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公大人所為要

資也

崔駟與竇憲牋曰駟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塵是以竭其惓惓敢進一言

閻纂理愍懷太子表曰臣備近職雖未能自潔天日請因闕寺恠恠之職

王景興與鍾元常書諫其室人大歸事曰朗白近聞室人孫氏歸或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既久矣曷為一旦離折以至於歸而不反乎不得面談裁書叙心祖台之與王荊州書君頃復飲不古人以酒為篤誠通識士往往累如此物

祖台之云云旧抄本提行

君受重任憂深責大至於酒事一條事目下先急僕請以諫願君屏爵棄卮焚壘毀榼殛儀狄於羽山枚杜康於三危流王武於幽都拘谷陽於崇山四罪既除道自康矣

古字上旧抄本空字

楚辭曰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正也陳法度以正君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九

宋版旧抄本校計八頁

前空三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八

又中人事部九十九

又曰鑿戒上上密

易曰防患曰戒

又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无

又曰見群龍無首吉

又曰履霜堅冰至

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又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又曰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

又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

乎

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又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弗期驕祿弗期侈

又曰先王克謹天戒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又儆曰戒無虞罔失法度

又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又曰德惟一動罔弗吉德二三動罔弗凶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又曰白圭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為

左傳曰晉入禁軍三日穀范宣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

弱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天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君其戒

之

又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

疹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悅之謂穆子曰子其不

得死乎好善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

類聚二十三引此已
其說

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居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於鄭見
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
執政者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國
將敗適晉說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
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

又曰正考父三命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
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予敢侮

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

又曰教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又曰安安而能遷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很毋求勝分
毋求多

又曰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

懼辱親也

又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

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是故

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

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

聞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又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又曰三思而後行再斯可矣

家語曰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形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莫聞神將伺人熒熒不滅炎炎柰何消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垠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孔子顧謂弟子曰此言雖鄙而中事情又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歌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蓋謂

右侑坐之器孔子曰吾問侑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自損而終益故也

家語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甚悲孔子驅之前有異人者少進見之吾丘子也擁鑣帶索而哭孔子僻車而下問曰夫子有喪也何哭之悲也吾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孔

子曰願聞三失吾丘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遊天下還後吾
親亡矣一失也事君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
三失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侍往而不來者
年也不可待而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
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矣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
交情莊以成禮而已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熟謂
參也而不知禮乎

又曰衛孫文子得罪於獻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鍾焉
延陵季子適晉過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也猶鷺之巢
于幕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

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已復
義可謂善譏善改矣

國語曰智襄子爲室美士窟夕焉智伯曰室美夫對曰美
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
之曰夫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
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漢書張安世曾孫勃嗣每登閣殿常曰桑霍爲我誠豈不
厚哉

又曰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
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綉衣
持斧捕盜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躡履迎堂

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公子舊矣迺今承顏接辭
凡為吏太剛則折太軟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
名末終天祿勝之納其誠深接以禮

又曰揚惲失爵位居處治產業起室宅其友人安定守孫
會宗與書誡之曰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為可憐之意不
當通賓客有稱譽也惲內懷不服驕奢不悔坐腰斬

前列曰元帝時京房以言災異數召見又為吏考課事奏
之因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上曰主不明
而任巧佞房曰知巧佞而任邪將以為賢而任之耶上曰
賢之房曰然則何以知其不賢也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
之房曰今治乎亂乎上曰亂房曰然則有所任乎上曰幸

按望上疑脫恐字當
在上條末向生字下
前列二字及後東
觀漢記第四條後列
二字疑修御覽時
所標每條次序雖
寫偶失刪除故猶存
三耳否則或前代
類書條目如四百五
六至四百五十七卷中
成坤見君火之類御
覽轉引之而仍其舊
也再按前列後列
蓋前漢列傳後漢列
傳其為前代類書

其未至於彼也房曰臣恐後世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元
帝嘿然矣

又曰韓延壽善為政坐法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上老
小扶持車轂爭奉酒炙延壽不忍拒逆為飲酒石餘使掾
吏分謝吏民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臨死屬
其子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

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令以
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
同列終以中傷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
之身忠臣孝子鑒照前世以為鑒戒能盡忠於國勤事無
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名利垂於不朽可不勉哉

類聚三三引作
功名列於不朽

卷之四十五

又曰樊宏為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
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後列曰班超爲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
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
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徒補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
敗今君情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宜陽爲簡易寬
小過繩大罪而已

又曰馬援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黃門侍郎梁松竇固
曰凡人貴富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謂居高自持勉
思鄙言松後果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後列曰馬援兄子嚴敦並無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遺書戒

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
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
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

又曰徐穉嘗爲大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
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鷄酒薄祭哭卒而不告姓名時會
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千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
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決
去謂曰爲我謝郭林宗大厦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
不遑寧處也

魏志曰傅嘏與鍾會從平母丘儉後會有自矜色嘏戒之
曰子志大量小而勲業難爲也可不慎哉

又曰吏部尚書何晏請管輅問曰連夢青蠅數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人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富也今有蠅而集焉位峻者顛輕毫者亡不可不慎

又曰曹爽飲食衣服擬於乘輿擅取武庫禁兵曹羲深以為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覆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子以示爽爽知其為已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喻不納涕泗而起

吳志曰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張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用不當爾夫為人君謂能駕御英

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

江表傳曰孫權征合肥權還為張遼所襲幾至危殆賀齊時率

三千兵在南津迎權權既就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流涕

而言曰至尊人主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群下震怖

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戒權自前拭其淚曰大慙謹以

刻心非但書紳也

王隱晉書曰庾袞兄女芳將嫁美服具矣袞刈荆苕為箕

箒焉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而命芳來汝少孤汝逸

汝豫不汝庇瑕今汝將適人事男姑灑掃庭內婦人道也

故賜汝以此匪器之美欲汝之温恭朝夕雖休勿依也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稽紹為侍中惠帝復祚紹居本職上

疏諫曰願陛下無忘金庸大司馬無忘頻上大將宣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

隋書曰賀若弼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為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

唐書曰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不古自知公直法面論攻朕得失無忌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絕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孝經云將順其美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失太宗曰朕翼聞已過公乃妄相諛悅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為鑒誠言之者無過聞之者可以

自改因目無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酒盃流行發言啓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過敦厚文章自其所長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馬周見事敏速性甚真正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飛鳥依人自以加憐愛

又曰閻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工於寫真秦府
十八學士圖及真觀中凌烟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迹也時
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浮舟於春苑池中有異
鳥隨波容與太宗繫賞數四詔座者為詠召立本令寫焉
時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
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賞不勝媿赧退戒其子曰吾
少好讀書幸免牆面緣情筆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
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末伎立本為性
所好欲罷不能也及拜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
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唯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
人以千字文為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唐書曰房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陵
人集古今聖賢家戒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
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尚汝宜師
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八

宋版舊抄本校計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九

人事部一百

鑒戒下

上空五

鬻子曰昔周公使康叔守商戒之曰無殺不辜寧失有罪亦有無罪而見誅亦有有功而不賞慎之

管子曰齊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飲公曰何不為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束縛於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薄

晏子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也

又曰君子居必擇隣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梁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

臣之語

列子曰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呼孫叔

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

患處之孫叔敖曰吾祿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

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三怨可乎

莊子曰夫畏途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徒卒而

後敢出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戒知之過也文子

曰其文好者身必剥其角美者身見殺甘泉先竭直木必

伐

荀子曰魯哀公問政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

文子云云宋抄
孝另提行

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

知危孔子曰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以知之曰非吾子無

所聞之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見榱棟俯察

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則哀至焉昧爽而節冠未

明而聽朝一物失所亂之端也君以此思則憂主焉君平

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庭者君以

此思則勞至焉君出魯之四門以望四郊亡國之墟則必

有類焉君以此思則懼至焉且丘聞之君者舟也民者水

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以此思則危至焉

又曰慶封為亂於齊而將之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慶

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晉居而安不變是

太平御覽

心雖越其可以安乎

又曰桓公往問管仲曰仲父有病即有不幸政將遷誰豎
刀何如曰不可人情莫不愛其身豎刀自宮而為君治內
身之不愛何能愛君公曰衛公子開封何如管仲曰齊衛
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封事君十年不歸不見父母非人
心也父母之不親安能親君公曰易牙何如曰夫易牙為
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而易牙蒸首子而進之其
子不愛焉能愛君公曰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堅中
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堅中足以為表廉外可與大任少欲
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王之佐也君其用之
管仲死桓公不用隰朋而用豎刀三年桓公南遊堂邑堅

刀易牙衛公子開封及大臣為亂桓公餒而死

荀子曰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

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心緩佩弦以自急
姑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淮南子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韓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
至壽而非千歲也願怒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
生死之分則壽矣

韓子曰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與魏孰強對曰魏強秦
昭王曰其無柰寡人何左右皆然中旗伏瑟而對曰王之

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决晉水以灌晉陽之城城不沒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韓康子覆魏宣子之足接於車上而智氏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雖不過智氏韓魏弱尚賢在其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又曰吳鐸以聲自毀高燭以明自鑠

又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

德義不脩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德而武王滅之王恃險而不脩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說苑曰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疆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

者廣此六守也者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姑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誠之哉子其無以魯驕士矣

又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姬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慢大國足以亡

說苑曰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群臣皆趨田子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

起說趨

曰為子起與無如禮何不為子起與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尊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文侯曰善太子繫前誦恭王之言而習之

又曰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父衣鹿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謹受

今本說苑篇作鹿衣此誤鹿上脫

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說苑曰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舟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舟乎魏公子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若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而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謹受明教

說苑曰高上尊貴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知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為之故士雖聰明聖智

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四海自守以廉此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說苑曰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弃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弃酒於禮

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身者弃臣計棄身不如弃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說苑曰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者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樅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曰過故鄉

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鄉耶樅常曰嘻是矣常樅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

曰過喬木而趨非謂其敬老耶常樅曰嘻是矣張其口而

今說地剛下有師字

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樅
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
也豈非以其剛常樅曰嘻是矣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
語子哉

說苑曰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
臣剛則交友絕夫剛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
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
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因不剛也

又曰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害樂其所樂必顧其敗人
為善者天保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
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

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害矣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復得聞乎師

尚父曰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如

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乎懼不敢息

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逸命之曰招蹶

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

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者富貴之所致者

也

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苑蘇與我處忠我以

義吾與其處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以得也其功不細必

爵之申伯與我處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勸吾服

今說苑敬慎篇作則無災害

之吾與處不見思之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也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死蘇為上卿而逐申伯出於國

諸葛亮集先主遺詔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唯賢唯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効之讀傳必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視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知吾終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

鄭玄別傳曰玄病困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為父母所客去廝役之吏遊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充豫之役候觀通人大儒得意者咸從奉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韜究覽傳記今我告尔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國君

之命問親族之憂慶展孝墳墓觀省野物曷常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吾粦粦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最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恭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耳

曹植別傳曰植博學有高才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賦十萬言性簡易不事華麗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穎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二十三矣可不勉與

文七傳曰陸景誠盈曰重臣貴戚隆盛三族莫不罹患構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能保貴持寵祈鍾昆季其餘禍敗可為痛心

東方朔集曰朔將仙戒其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忠庸優哉遊哉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劉向集誠子書曰告歆兼之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有憂則恐懼慎事則必有善而遺福也

蔡邕女誡曰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面一旦不修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咸知飾其面不修其心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修賢者謂之惡愚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覽照拭面則思其心之潔也傳脂則思其心之軟也加粉則思其心之鮮

也澤髮則思其心之順也用櫛則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則思其心之正也攝髮則思其心之整也

蔡邕廣連珠曰臣聞日暍耳鳴近夫小戒也狼鳴犬吠家人小祲也猶忌慎動作封鎮書符以防其禍是故天地示異災變橫起則人主恒恐懼而脩政

魏文帝誡子曰父母於子雖肝腸腐爛爲其掩避不欲使鄉黨士友聞其罪過然行之不改久久人自知之用此仕官不亦難乎

王修誠子書曰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汝今踰郡縣越山河離兄弟去目下者欲令見舉動之宜勸高人遠節聞一得三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

諸葛亮誠外生曰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疑滯
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
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
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求竄伏於凡
庸不免於下流矣

又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薄無以明志
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
非靜無以成學志恬慢則不能厲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
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
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

何傷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九

宋版四抄本計頁

前空二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

人事部一百一

游說上上空五

釋名曰說者述也宣述人意也

左傳曰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于齊曰明王之制

使者諸候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

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齊人懼

又曰晉卻郵言趙宣子曰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

懷何以示德趙宣子悅歸衛主威之田

又曰吳人執衛侯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子盍闡見太宰乃

請束帛以行語及衛故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於其眾
 或欲或否是以緩來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
 讎也若北衛君是隨黨而崇讎也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
 舍衛侯

又曰晉楚會于號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
 晉曰請戮其使趙孟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
 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去煩宥善莫不競勸請諸
 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又曰楚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聲
 子曰椒舉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叔向彼若謀害楚
 國豈不患子未懼言告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

以下脫比字

逆之

又曰晉侯秦伯圖鄭佚之僂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
 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緦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圖
 鄭鄭既知亡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
 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
 又欲肆其西封不闕音闕秦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
 之秦伯悅

類聚二十五引此
 不上亦無若字焉
 上無將字與正義
 本台新序善謀
 焉亦無若字有
 將字

傳曰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荐
 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杜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
 曰夷德無厭若隣於君強場之患也建吳之定也君其取
 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

按釋文出馬用二
 字音於度反下馬
 取之同則陸氏所見
 本無將字

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帥乃出

又曰楚子嚮魯昭公與新臺好以大掘既而悔之遠啓強

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對曰齊與晉越欲此又矣

寡君莫適與也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

東周之鄙人也至燕庭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明王

也王曰何如曰臣聞之明王也務聞過不聞欲善臣請謁

王之過

又曰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楚說之乃說秦

王后躬陽泉君曰王后無子子楚賢才也棄在趙王后誠

請而立之是有子也陽泉君入說王后王后為請而歸之

為太子也

又曰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夫遺禍而求福計莫如事

秦今王西面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善

又曰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兌送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

璧

戰國策曰齊宣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為燕說齊王再拜

而賀因仰而吊齊王案戈曰何慶吊相隨之速也對曰人

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愈飢克腹而與死同患齊

乃歸燕城

戰國策曰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曰夫四時之序功成

者去君何不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

攻字抄本空

候而有喬松之壽孰與禍終此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

騰為

又曰楚免淖齒於柱國遊滕謂楚王曰秦有上群午者重兵之戰請秦王曰必無與楚戰王曰何也對曰南方火也西方金也金之不勝火亦必矣秦王不聽其戰不勝今午又請秦王必與楚戰南方火西方金也楚正夏中年而免其柱國此所謂內自滅也楚懼復置淖齒

又曰齊欲伐魏魏使人請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患唯先生也淳于髡曰諾遂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實為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也

又曰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由余曰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由下見穰侯穰侯曰急乎由余對曰未急也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請發兵救韓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又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師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請問楚之法覆軍煞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今小貴矣又移師攻齊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偃昭陽懼而歸之

又曰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比有甘泉谷曰南注涇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卒數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

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慮而逐狡兇也霸王之業可致今
反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大王之
計過也

又曰秦王為趙使諒貌曰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煞
此二人則可若不能煞請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貌曰
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
夫以孝悌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兼於口未嘗
不分與焉衣裘無非大王之服今受大王之嚴令以報敝
邑君不敢弗行無乃傷君之心乎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趙惠王曰今者來過川
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掩鷸啄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

雨蚌將為瀰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
兩者不相捨漁者得而併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必相持

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故願王熟計之惠王曰善乃止

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
昭陽曰今子既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之可
乎楚有祠錫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
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
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足為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
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
公攻魏殺將得八城又移師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足
矣冠之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偃

相字上堂

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

金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昔聞秦田出兵未知所之願王

專事秦無他計王曰諾客趨出至郭門而返曰臣恐王事

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

已緩安能急於事人衛客事王五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

緩也魏王趨見衛客曰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被堅甲帶利劍

一人當百不足云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賢乃欲事秦

為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

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則無地以給不予則弃前功而受後

此字今國策姚範
兩本均脫

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有盡之地而應無已
之求鄙語曰寧為鷄口不為牛後今西南交臂而事秦何
異牛後乎

又曰秦王與中期爭論而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去人

為說秦王曰此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斂

之矣王因弗罪

又曰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甚敬楚王怒

讓周以其重秦客也遊勝為周君謂楚王曰秦者虎狼之

國也有獨吞之意周君懼焉楚王乃說也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論爭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

如伐韓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

類聚二十五引
世亦有此字

之口當屯留之道此王業也

又曰惠施為韓魏交令太子鳴質於齊秦王欲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病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把空質而行不義也王從之太子得還

又曰范雎謂秦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蠹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

又曰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諸侯不料兵之弱而聽從人之甘言不顧社稷長利而聽誤之曲說無過此矣

戰國策曰燕文王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殤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

矣字五

而賀因仰而弔曰燕雖弱小強齊之壻王利其十城而深

與秦為仇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里辭說秦是王弃強仇

而立厚交也齊上大悅乃歸燕城

又曰齊楚約而欲攻魏魏有唐睢見秦王曰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割地而約王雖欲救

之豈有及哉秦王邊發兵赴魏魏復存睢之說也

又曰楚絕齊齊舉兵攻楚陳軫謂楚王曰不如以地東解

於齊而謀於秦矣

間

又曰文信侯欲攻趙而廣河澗使張唐相燕張唐辭之少

庶子甘羅曰臣請行之甘羅見張卿曰今文信侯自請卿

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死所矣卿曰請聽孺子而行

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弊行有日矣

戰國策曰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人皆種禾君君欲東周之乏不若一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人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全之矣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曰臣聞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人欲王者務崇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道興矣王曰善起兵伐蜀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藉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又曰蘇秦發書陳箠爲揣摩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金玉錦綉取相之尊者乎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對曰臣聞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不爭焉願爭於戎狄

又曰秦將急攻韓韓王安使公子韓非西入秦上書說秦王曰晉亡齒寒故曰兵者凶器陛下試聽臣之計則從者

困而趙孤天下可蠶食也

又曰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赴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
驚兔也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
如伐韓王問其說對曰案圖籍狹天子以令天下錯曰不
然蜀戎翟之長也以秦攻之譬如使豺逐群羊王曰善起
與伐蜀

又曰蔡澤對應侯曰君之祿位貴盛而身不退竊為君危
之物盛則衰天下之常數也

又曰張登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之羞與中
山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

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之果與中

山之王而親之中山東絕齊而從趙魏

又曰蘇秦為燕說齊王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於燕王

左右賣國反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

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尺寸功而王親之

於廟朝而禮之於庭今臣為主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

以益親今者而王不官臣人必有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

不信王之福也

史記曰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上謁沛公拔足曰延客

入酈生入揖謂沛公曰今足下甚若暴衣露冠將兵助楚

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

又曰李斯說秦王曰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

又曰田常欲為亂於秦移兵欲伐魯子貢見吳王說曰齊與吳爭強切為王危之王曰善雖然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王必惡越請東見越王會出兵以從吳王大說使子貢之越越王許諾也

又曰田常欲伐魯子貢之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不如伐吳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

戰國策曰鄒忌以鼓琴見威王王悅而舍之右室湏臾王鼓琴鄒忌推戶入曰善鼓琴夫大絃濁以春者君也小絃

廉折以清者相也擢之深而令人愉者政令之愉也政令也以鳴大小相蓋因推而不害者四時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正也

又曰秦圍邯鄲戰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戰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誠能令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得耳於是平原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

又曰漢王數困滎陽城樂躡生日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

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稱東藩上曰善

又曰范增說項梁曰君江東楚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伐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也

又曰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然賀得通而生

又曰韓非說難曰計利害以難其攻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說之是也

鄆國策曰蘇秦說六國從合秦為從長併相六國喟然歎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三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

又曰張儀說燕昭王曰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燕王曰今大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王耳

戰國策曰張儀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獸獸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獸而

與群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

又曰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曰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榮其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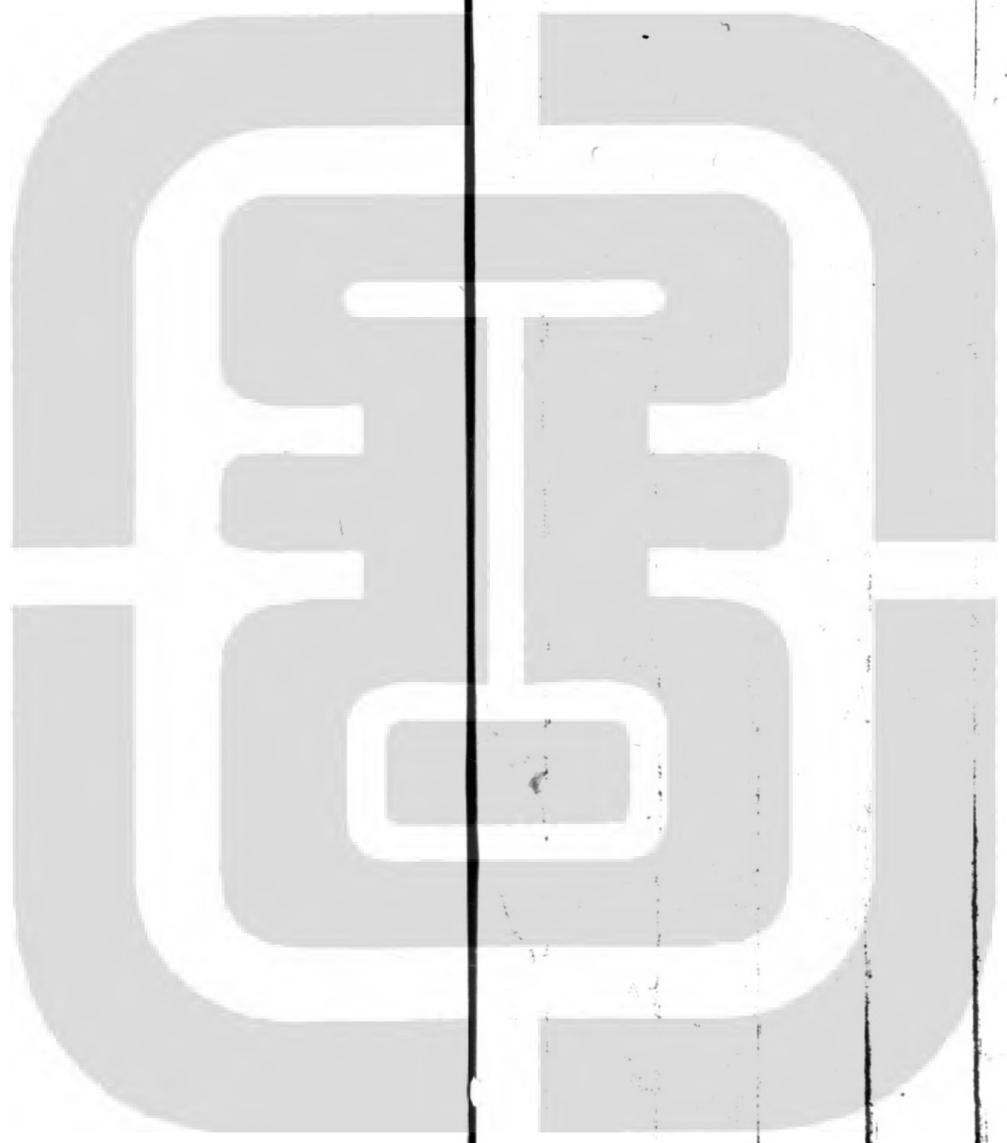
又曰漢王使隨何說淮南王隨何曰項項王伐齊大王宜悉淮南之衆為楚軍前鋒今乃提空名以向楚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淮南陰許畔楚與漢

又曰李斯請秦會莊襄王卒乃求為秦相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秦王王乃拜為長史聽其計

前空二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

宋版舊抄本校計九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

